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看了周潤發的《賭城風雲》，又看了電視的拍攝花絮訪問，發哥說在這兒拍戲真好，可以講廣東話，可以吃熟悉的食物，真舒服；言下之意，可見他這些年在美國拍戲的心情。

發哥

每次在鏡頭見到發哥，都想如果當年他沒有出去，留在香港發展又會是怎樣一番光景。今次演出《賭城風雲》這類連賀歲片都不合格的電影，真的不算回歸港產片影響。我是很渴望香港可以拍出一部像《騙海豪情》這樣擲地有聲的電影，最好有齊周潤發、梁朝偉、劉德華、張學友、劉青雲、古天樂等一起演出，還要是真正風格統一的港產片。不過想到港產片劇本之弱，即使有這種卡士，也不樂觀。

無線電視第一代訓練出來的藝人，紅足四十年，今時今日仍在殿堂，本身就是個值得研究的現象。多謝《金雞》系列，為港人將特首與劉德華劃上了一個永遠令人尖叫興奮的等號。每次見到吳君如在銀幕上哀求劉德華去選特首，觀眾就笑到破地。不過大家以為港人真相信劉德華當上特首，香港就有救了嗎？當然不是。這純是一個永遠都好笑的哈哈而已，差不多是一種希望在人間的感覺，大家都知道不會實現也不希望實現，但笑笑無妨，好像過年祝別人富大貴，有誰相信你祝賀的人真會大富大貴呢？圖個開心罷了。

周潤發、梁朝偉、劉德華這些神級演員有個共通點，就是不時會演些無厘頭電影。只要故事不太爛，每次都有很多港人捧場。梁朝偉近年很國際巨星的樣子，最近一次演無厘頭角色應是一九九三年《東成西就》的歐陽峰，那牛仔腮鬍，令人廿年都記得。而張學友上一次演無厘頭角色，應是《金雞》第二集的大陸商人，也是很久遠的事了。我很贊成港產演員多接一些有意思的無厘頭角色。無厘頭不一定膚淺，你去網上看馬師曾和紅線女的電影《審死官》，就是最好的示範。

發哥的「發」，不會在荷里活，只會在香港。是時候填補十多年來的空白了。

琴台聚

黃仲鳴

在書店看到台灣出版的一部新書：《活字：記憶鉛與火的時代》，大喜，立即購買了。這是部全彩圖文並茂的書，回憶、記述了鉛字印刷時代的景況。

上個世紀七十年代，我初涉報界，便與鉛字脫不了干係。每日每夜，編好一個版或者寫好一篇文章，便駛進字房看師傅執字與理版，在旁指指點點，有時雙手沾了不少油墨，卻不覺飢餓；那種墨，如毛筆沾染的墨汁，有股文化芬香。

字房有不少故事。一個沒有受過甚麼教育的小童。十三歲便進了字房做學徒，字架太高了，便以凳仔墊腳執字。整個少年時代便在鉛字中度過、成長，直至昂藏大漢，仍是字房默默無聞的幕後文化英雄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負責的副刊有篇專欄缺稿，苦候不來，正想代筆，此君卻走過來說：「搞掂了，你睇吓可以嗎？」一看之下，不覺驚喜，行文清新也，有內容也。問之何人所寫，他拍拍胸口：「區區在下也！」本人登時脫帽致敬，原來日子有功，他的語文能力就是由執字執出來的。以後，逢有專欄缺稿，就由他補筆。噢，他是不用筆的，文章就在字架一個字一個字執出來。

鉛字時代過去了，這位仁兄一轉就轉進某間報社做編輯，沒有甚麼學歷。聽說本領比一些新聞系畢業出來的還要強。

又有一傳奇。此人年已半百，聽說一個字也不會寫，卻執字執了大半生。一夜，報館下班了，靜得很，我還在塗稿；寫好後就走落字房，放進抽屜，待翌日工友上班執排。忽見角落有燈光漏出，好奇心驅使，遂上前觀究竟，只見那老漢正在執字，詢之，他將手中木格給我看，登時驚訝，那一粒粒的鉛字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冬遊北海道，始發現日本人真的很有創意、很努力設計的各項應景節目，不但吸引來自海外遊客，還為國民提供旅遊興致。由是，每年冬季，北海道各地便出現各式各樣以冰雪為主題的應景祭典。

三年前第一次遊層雲峽，是為了賞楓；三年後再遊層雲峽，是為了冰瀑祭。

應景冬日祭典

「層雲峽冰瀑祭」每年一月中至三月底舉行，場地就位於層雲峽的溫泉街上，會場大量的利用了當地石狩川入冬後所結的厚厚冰層，在佔地廣達一萬平方公里的會場內，散佈着約八十座大小不一的冰之建築物與雕刻品，包括利用冰所搭建的冰橋、迴廊、隧道、酒吧與展望台等等。白天遠看宛如童話故事中冰雪女王的城堡，入夜時分，七彩絢爛的燈光打在冰上，如夢似幻的冰建築變得奢華炫目、奇幻神秘。展期的每個晚上八時半，還會發放精彩的煙火，讓冬夜冰城籠罩在燦爛煙火的夜色之中，美的令人心醉不已。

十勝川溫泉的「十勝白鳥祭」是冬季賞玩北海道的另一重點。

每年冬天都有近千隻天鵝，飛到十勝川溫泉避寒過冬，雪白的天鵝群在河邊飛舞的模樣十分美麗，浪漫又有巧思的日本人，於是以「夜晚來臨，天鵝幻化成光之精靈」為概念，以音樂與燈光為基礎設計出一場露天、大型音樂燈光表演，宛如走入幻境的美麗祭典——「十勝白鳥祭」。

這個華嚴祭典每年在一月底至三月中舉行，十勝川公園廣場上會豎立近千個大小不一的三角椎裝置藝術品，夜幕低垂之際，再打上五顏六色的燈光，搭配優美又予人聖潔感的音樂，三角椎裝置藝術還會隨音樂變換或紅、或橙、或藍的顏色，燈光與音樂連成一氣，在夜空中營造繽紛又夢幻的情境，讓人不僅忘記寒冬低溫，也真有「走進光之精靈世界」的錯覺感。



■層雲峽冰瀑祭。 網上圖片

整排湧入我眼簾：

「字付吾妻知悉，在港生活尚好，未知你們在鄉間如何……」

哎喲，真是乖乖不得了。這個文盲竟寫得一手如此文雅的家書。無他，又是在字房「吃」鉛字之功。他就藉着執字，打印寄回內地的妻兒。街邊的寫信先生做不到他的生意。

武俠小說中常有些無名之輩，終生躲在藏經閣裡，日夜與書堆為伍，竟不知不覺間練成了絕頂內功！上述兩位奇人，就是這一類人。

這部「活字」奇書，攝影精美，為活字印刷這一過去的行業留下記錄，雖云所說者是台灣，但香港、內地何嘗不是經過那「鉛」的時代！浸在電腦長大的新一代，有誰知道這一段歷史？

書的封首有這幾行字：「曾經有一段時間，每個字都用鉛做成；那時有一群人，和鉛、墨一起工作；透過他們的雙手，我們得以看見知識的傳遞。」

我們那成長的年代，所得的學問，就是從那一粒粒鉛字併砌得來的。



■回憶、紀錄了「鉛字時代」的好書。 作者提供圖片

悠然走在山水之間

杯光酒影中，那位家長夫婦滿臉陪笑，搞了好久，我才弄清，原來主人給Y教授接風，是為他們女兒有所求。Y其實也為難，因為不得由他一個人抓主意。突然給接去，滿座客套，有點尷尬，這個寧德初夜這樣降臨了！

航機降落在華燈初的福州長樂機場，海關外人群中，遠遠就見到Y在揮手，含笑，我卻知道他等了許久，只因為航班遲飛。喘息未定，就上了汽車，沿高速直奔寧德。寧德我沒去過，只知道在閩東，人家說風景優美。到了寧德，才清楚它是福建省轄下的一個地級市，南連福州，東面瀕臨東海。全市現轄蕉城、東橋兩區，霞浦、柘榮、壽寧、古田、屏南、周寧六縣。另有省直轄的福安、福鼎兩個縣級市。我們下榻的金海灣酒店，就在寧德市轄區蕉城區。

那晚，雨滴滴嗒嗒下個不停，講完課，我們從寧德師範學院出來，I駕車送我們到推拿院，那個畚族推拿師操着不標準的普通話，好奇地問東問西，原來寧德市人口約325萬，畚族便有17萬，是全國最大的畚族聚居區之一。聽着雨聲，我只覺得關意襲來，眼皮漸漸沉重，抵擋不住睡魔，終於合了起來。

一聽到福安的「世界地質公園」白雲山，遐想便立即浮現。白雲山讓人不由得聯想起廣州的白雲山，二十五年間，曾經應邀上白雲山莊住過幾天，現在細節都模糊了，只記得那個夏天，山上風涼水冷。後來又與詩人蔡其矯爬過白雲山，爬到半路，問一個正停車修理的司機，他擺了擺

手，還遠着呢，不到一半路！我們一聽，倉皇退卻，改為下山找肖殷去啦。但眼下，他們都已經先後去了另一個世界。但那白雲山不同此白雲山，這白雲山在漫長的地質歷史中，大自然的神奇力量造就了瑰麗奇豔的天然石臼群，它們分佈廣、規模大、特徵明顯，保存得完好，拿誇張一點的說法，便是「宇宙奇觀」了。我們先下沒數有多少梯級的台階，天雨路滑，只好扶着旁邊的鐵扶手，亦步亦趨，下到山洞，不但濕滑，梯級更加陡峭，而且多處頭會碰到岩石，必須彎腰貓着走，又怕腳下凹凸不平，一不留神就會滑倒。而且旁邊不時有小水潭，跨過去時真還不要說不驚。正自小心翼翼，忽聽得一聲怪叫，原來是個大學生男生從旁邊洞外的梯級滾下，驚魂未定，又一個女生在那梯級滑倒，我們以為是開玩笑，原來是女生想去扶男生一把，誰知道不但扶不成，連她本身也跟着滾了下來。有人調侃，別人是英雄救美，你美人救英雄，沒救成，雙雙成了滾地葫蘆了！我們雖然覺得好笑，但此時也不忍跟着起哄，只是追問他們有沒有受傷。

好辛苦鑽出洞外，我們在九龍洞景區和龍亭峽景區長達10多公里的溪段間走動，看過去，滿溪都是白，這裡是愛心石臼，那裡是陰陽石臼，還有蝌蚪石臼、漏斗石臼、連環石臼、天眼石臼……光聽那名字，就可以想它們的形狀如何了。這些天然的鬼斧神功，千奇百怪，在潺潺溪水聲中屹立，難怪有人乾脆就說，「這裡的石頭會唱歌」。據悉，地質專家考察結果，白雲山地

質地貌集中體現了花崗岩、火山岩的河谷侵蝕地貌，其規模之大、種類齊全、形態之豐富，相當罕見。走着走着，忽見一串紅燈籠高掛，本來已走得沒有神氣的人們，也突然情緒高漲，本來低頭拖着腳步，竟也站直了，借景拍起照來了。

白雲山白雲悠悠，而福安潭溪鎮的廉村古村落一派古意盎然。我們在毛毛雨中進入這個唐朝福建籍第一個進士薛令之的故鄉，他為官清廉，被御賜為廉村之名。進入村內，盡是巷道縱橫交錯，腳下與兩邊幾乎都是以石條和石塊精心拼嵌成八卦、太極、麥穗等圖案，與普通巷道相映成趣，當然免不了進入祠堂看看，那明、清格局依舊，當中是觀眾席，兩旁是女眷的看座，前面是戲台。擺在院子裡的石頭雕的動物依在，但卻不大像石獅子。我本以為是貔貅，但看祠堂的人笑着搖頭。那建築完好地保留昔日古樸造型，雕鏤精緻，尤其大型木刻屏風，非常氣派。

沿溪的一段城牆中，有兩段建於明代的完好的用石條構築的拱頂牆門，穿過去便有點擔心，但



■白雲山的石臼。 作者提供圖片



■廉村的明清祠堂。 網上圖片

多少人進進出出，它依然屹立那裡，笑看風雲。沿着城牆走到南邊，至今保留完好的唐宋古碼頭，當然現在已經沒甚麼作用了，我們從鋪着鵝卵石的溪邊泥路上，雨中一腳高一腳低地走過去，溪水清清，明代時古河床深，是直通大海的內港，又是溝通閩東北和浙南的水陸樞紐和物質集散地。其實，自南宋以後，這裡因為水陸交通方便，經濟繁榮，文化發達，明代嘉靖三十九年村民築城牆抵抗倭寇，稱為「廉村堡」。如今走在村裡，巷陌深處，不時可以看到翹然高聳的粉刷院牆，那便是明清時期的古民居呀！

在鄉村飯店午飯，雖然比農家菜豐盛，但味道似乎有所不及；當然更加沒法跟初到寧德的晚宴相比，尤其是飯店的環境，但是吃飯並不是重點，重要的是山水令人大開眼界。

見多識廣

尹樹廣

森哲郎先生是我的忘年交。他是日本著名「社會派漫畫家」，性格倔強，畫風獨樹一幟，被稱為「日本漫畫界「匹狼」」。二零零八年七月九日，八十歲的森先生病逝於家鄉名古屋。遵其遺囑，葬禮以「禪宗「秘葬」方式進行，僅家人至親十餘人送他最後一程。先生愛憎分明，喜笑怒罵，皆入漫畫，代表作很多，有長篇滑稽書連載《打工族太閤記》、《翻滾·喝彩·搖擺》、《秩父故事》、《三國誌》、《日本國憲法》等，引起社會巨大反響。

森先生一生訪華五十餘次，是改革開放後中日漫畫交流的拓荒者。第一次見到森先生是在二零零六年夏，他帶隊造訪《人民日報》社，我安排接待。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有點像「老頑童」：個頭不高，走路慢悠悠的，頭戴深色無沿帽，米色布面西裝，左胸口別一枚紅五角星，分外醒目。

難忘森哲郎先生

森先生一生熱愛中國，熱心中日友好事業，對日本軍國主義歷史更是深惡痛絕。他與中國漫畫界的許多名人都是好朋友，像華君武、廖冰兄、英韜、徐鵬飛等。更可貴的是，他對中國社會的腐敗、貧富懸殊等現象也是深惡痛絕，對當代中國漫畫的不景氣現狀和前景憂心忡忡。

森先生曾寫過一本書《中國抗日漫畫史》，介紹了中國漫畫家十五年的抗日鬥爭歷程。這本書他耗費了大量心血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曾為此在中國長駐了三年半，跑遍了各地大小圖書館，實地採訪了華君武、廖冰兄等著名漫畫家。後來漫畫家徐鵬飛告訴我：「抗戰漫畫史是一個日本人編寫的，之前連我們中國人自己都沒有寫這樣一本書。可見他對中國的愛了！」

恩旋天地

思旋

時光流轉，冬去春來，轉眼間，又是一年一度全國兩會快將在北京舉行，又將見到來自全國各地精英雲集京華，為國事獻謀獻策。全國眾集此間，最熱門議題，將是甚麼？習李新政府二〇一三年工作報告不在話下，展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勾畫出中國未來發展藍圖，深化改革精神，以及具體政策細節出台，為的是如何促進發展經濟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，本着以人為本的治國宗旨，堅持科學發展路線等等。然而，包括全國人民在內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，對政府增加財政加大力度投入改善民生和社會保障，提高教育水平，特別是改善生活質素，讓人人都能解決基本住房問題，保障房、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以及有最低生活保障，推廣養老、醫療等保險計劃，提供醫療保健等有所要求，當然是有所期待。有信心中央政府能圖此步。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今天的「正義女神」夏惠BB，曾幾何時被稱為「是非王」，當年鄧家爭產事件，她永遠撐着祥嫂有情有義。「人人數落她，但我認識祥嫂久矣，她是賢妻良母，我對她是無條件的支持，外面說我做「架兩」，實在我都好淒涼。」

又到全國兩會時

隨着深化改革推行，國家改革已進入「深水區」，在全球經濟體化的今天，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實體第二大國，共和國管治趨向科學及國際化慣例的同時，加快深化法制改革應是重中之重，立法和執法任務艱巨而又必須要先從意識開始。專制的人治管理與權力私有獨裁已大不兼容，相信「兩會」期間，與會者對政治發展步伐必有提議和要求更多的民主法治，以形成科學民主社會制度。政治發展路線走的當然是要符合國情，而不會全搬西方民主的那一套。

「反貪腐反腐敗」是習李政府力促的治國精神。其實，由人治至法治，制度化和規範化、程序化相信必將大增中國持續發展的信心。地球村不同地區都發生自然災害，北京的空氣質素令人憂慮，禍及健康。期望政府有更多環保政策出台，改善天空和水質，還老百姓一片藍天，該不是奢望。二月港股和內地股市波動大，輾轉向好。

「正義女神」

八十一歲的夏惠娘年輕時不乏裙下之臣，其中一位是她後來的丈夫胡百全律師，「他的太太和子女都在外國，自己獨留在港，大女兒也比我大上一歲。初時馬師曾曾老大介紹我認識，說多個律師朋友有利無害。」第一次茶敘，美少女已被那套粉紅色的西裝所吸引，胡公子從英國回來風度翩翩，開車門、拉座椅等紳士舉動，在不拘小節的電影圈中實在少見。

見面後，夏惠娘沒想過發展，只是胡公子不斷打電話到黃家，又一次對她讚美為「放路溪錢」，即引死人，風趣言談將她迷住了。

那次夏惠娘跟女朋友到中環買手錶，偶然走進了胡律師當法律顧問的珠寶錶行，他得知後立即指示店員，任由黃小姐挑選，由他付賬。夏惠娘一選四隻，嘩，咁貪心，非也，原來她沒有取去，只要求胡先生從四隻當中為她挑一隻親身送給她，兩人又有見面機會了。

胡黃屬於苦戀，美男子年輕有為怎不叫人垂青？身邊總有女伴，當時夏惠娘已泥足深陷，只要見面已心滿意足。結果誕下了長女，可是，她每天只能白天見面，夜裡他必定回胡家大宅過夜。就是如此，產後的她曾想不通，趁傭人帶着女兒外出，開煤氣自盡。此際胡律師奇怪找不到愛人，情急下到達現場，破門而入，救回一命。後來二人終成眷屬，共有四男二女，長女為九巴高層，非常能幹。

今天，胡律師已離世多年，夏惠娘對丈夫念念不忘，她傷心，因為在最後的日子裡，胡家大房子子女不許兩老見面，難怪那年萬里鄉，夏惠娘在蘭桂坊穿得像厲鬼一樣，就是要上新聞，希望丈夫在電視上見她一面；她感激，因為丈夫為了讓她不再受朋友的白眼，而放棄擔任議員的工作。

善良的夏惠娘不單記掛丈夫，更關心身邊的好友，甚至全港市民，每年黃大仙的初一口頭炷香必誠心禮拜。是為出風頭嗎？非也，「我迷信，很多朋友某年缺誠心禮拜上大事，所以我一定要做，況且我穿上不同服飾上香，令大家歡喜，我好Happy。」今年我祝願這位高登女神夏惠娘身壯力健，稍後黃夏惠與好朋友的演唱會賣個滿堂紅！